

·展痕·

清水锦溪

□吴翼民

古镇锦溪的最大优长是水好，比相邻几个古镇的水都要好。一是这里滨着淀山湖等众多湖泊，水路通畅而广大；二呢，这个古镇目前还有些原生态形貌，没有上规模的乡镇工业，商味也淡些，就显得文静娴雅。当然，旅游产业也在兴起，办了许多小型精致的博物馆，有了“中国民间博物馆之乡”的美誉，但也是静悄悄地进展着，不动声色，远不像周遭一些古镇那样喧嚣。

50余年前我曾锦溪附近的一个小镇插队落户，锦溪是经常去的，柴粮啦、买衣用物品啦，或者去那儿孵混堂洗个澡再剃个头、进饭店吃顿饭，或干脆就是去那里闲逛个半天。那时锦溪叫陈墓，一度还叫成茂，前者据说因埋葬过南宋时一个天亡的陈姓妃子而得名，后者毫无来由，取谐音以避“封建糟粕”。不管叫什么，它总之是方圆一带有名的镇子，既古且大，镇上的小桥流水和深宅大院与故乡苏州相仿佛，甚或就是苏州遗落下的一块，不过因着被远抛在江南水网深处而显得古朴陈旧，也显得恬静清秀。

那时的交通比现在闭塞得多，去锦溪都得乘船，那种一天两班的小轮

船，兴致来时我就自己摇条小船，迤迤而去。水路很长，一个湖泊街着一个湖泊，一个村庄串着一个村庄。碧琉璃样的湖水，俯首能见着湖底袅袅的水草，不经意间就有一条惊慌的鱼儿跃出水面，碰巧跳到船板上来。水是那样的清，又是那样的活，明洁灵动有如处子的眸子，即使摇船很累，在一片清波涟漪中也觉舒心。水清了，景物就秀，放目看到的树丛啊、竹林啊、房舍啊都明净可人，更可人的还有水上晃着的白鹅麻鸭，水边浣纱洗衣的村姑。这一带的村姑都裹花头巾、束布裙，布裙上系着花花绿绿的刺绣饰物，少数民族似的，别有一番风情。倘际清秋节令，她们多半是在清水里洗泥藕，藕洗白了，跟她们浸在水里的腿肚一个模样，猝然间，常常会把嫩藕误认作她们的腿肚，而把她们的腿肚错认作了嫩藕……船不知不觉中就进了锦溪。

镇上纵横交叉都是河道，河多，桥也多，古老的石拱桥都上百或数百年的岁数了，两旁的桥联充满诗情画意，桥石缝里披挂缠绕着的藤蔓犹如桥公公们的飘然须发，好不潇洒，偶也能见

着绿色的藤蔓上结着一簇红宝石状的枸杞子，古桥端的是标致极了。河道的一边是镇街，一边是民宅，镇街的早市未散，茶馆里老茶客们谈兴犹酣，点心店里飘散出阵阵香雾，鱼虾摊前是柔糯的讨价还价声，秤钩上吊着的鱼儿活泼泼地扭动着……另一边民宅的一级级深入河水的石阶上多的是淘米洗菜的主妇，水是那么的清，就有了她们的倒影，倒影又随波晃动着，她们便带了几分缥缈的仙气，稍留意一下，主妇们洗的又大抵是水的赐予——鳞光闪烁的鱼、鲜活晶莹的虾、水葱样的茭白、玉芽状的芹菜，还有淘箩里的米，银白透亮，也分明是锦溪一脉好水的滋养结晶。枕河人家的窗都敞开着，窗口飘出春韭或荠菜的香味，也有悠扬的俚词小曲；不知哪家正举行着“阿婆茶”的聚会，一屋的婆婆妈妈爆一屋的笑声杂沓。这是锦溪一带的醇浓民俗，是女人的聚会，茶食是自制的袜底酥、松枣糕、腌雪里蕻、茴香豆，烹茶的水就取自窗下的镇河，不用明矾来打便清清的、软软的。这样的茶水把人的脏腑都喝得温和透明了。要说锦溪的水有多清，锦溪的女人就有多秀！



天地茫苍苍

周惠成 作

·琐忆·

安基里纪事

□王安岭

安基里，是江南司空见惯的小村庄。熟悉它，是我当年插队落户的经历；深知它，是老一辈人口口相传的历史。

它处于苏锡交界的厚桥镇南侧，那里土地狭窄、村庄密布，处在若干村落包围之中。在方圆不到一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南水渠、司马巷、低坝上等10多个自然村落。

在不靠山、不邻水的地方，明清以来安基里却成为锡东闻名遐迩的存在。它深沉的底色、悲壮的故事，自带一种深远而神秘的气息。当地有民谣：“安基里石头多，盛家桥瓦片多，嵩山脚下鞋皮踢拉拖。”石头多，说的是安基里的建筑大多是深墙大院，料石砌基，砖木结构。插队的那些年里，时任大队书记的浦文锦在社员集会时，曾多次讲起安基里荣耀的历史。安基里本户浦氏世代传家，到清末民初，兴盛至极，富甲一方。环村挖河设围，条石驳岸，村中建有房屋九十九间，四角建有碉楼（也有说是碉堡），南北进出有两座吊桥。东侧有桑园、养蚕场，西侧有廐仓粮库、养马场。居中是偌大的浦氏宗祠、义庄和戏台，后进则是浦家主厅和寢室院落所在。穿过东西两侧花窗长廊，分列着浦氏兄弟老大兴信、老二唐信的二进九间宅邸大院。庄外南边半里外码头上

自然村是浦家水运专用码头。庄内除浦氏本姓外，还有钱、王、蔡、朱等几家外姓，皆是浦氏主家的佃户和“灰皮田”的经租户。浦家如何成为锡东有名望族，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有的说是明清时搭救过赶考贡生，贡生致仕拜官后报恩所致；也有说是收斂“长毛”（太平军）兵败后溃散近乡的金银财宝所致……种种传说，莫衷一是。但可以佐证的是，尽管豪富一方，但浦氏也好善乐施、宽厚待人，但凡灾年歉收或庄户有难，或减租降息，或赈米赈民，在庄户口中有“大善人”之称。

抗日战争时期，兵燹肆虐，家道多舛。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在常熟登陆，挥兵西进，杀伐无阻。想不到在安基里却遇上二愣子的浦家老二唐信，他血气横生，振臂抒袖，带着手下几十个家丁和日本鬼子干了一场。结果安基里村子毁了一半，唐信被日本兵架在木柴堆上活活烧死，挫骨扬灰。侥幸活下来的兴信开始颓废厌世，吸毒宿娼，曾一夜输掉一跨房。此后，安基里一蹶不振，辉煌不再。

新中国成立后，安基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蜕变。土地改革期间，浦家把安基里附近的土地、残存的房屋分给原来雇佣和周边没有房产土地的佃户，把外乡外地的土地上交给当地

政府。因为安基里的房屋墙厚脊高、梁粗柱大，许多佃户因分得这样的住房而得意不已。没过多久，以安基里为中心，联同周边的南水渠、司马巷、低坝上等10多个自然村，成立了高级社。不久，厚桥乡又改成了人民公社，以安基里为中心的自然村就组成了生产大队，取名维新大队。安基里的义庄成了大队部、小卖部、卫生室和农资代销点，东侧祠堂则变成了大礼堂、公共食堂和安基里小学的所在地。在那“吃饭不要钱”的年代，安基里村民们群情激昂，使出浑身解数，为周边大队树起了一个“鼓足干劲、多快好省”的鲜活典型。没过多久，公共食堂歇火了，卫生室关门了，小学搬到低坝上自然村去了，安基里又开始尝试保留自留地、自由市场，实行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三自一包”。

在之后的岁月里，安基里人变得格外的沉静、内敛，显露精明、务实、谨慎的本色，回归默默无闻、与世无争的淡然和平静。他们奉行“以粮为纲”的天职，经年累月地整田平地、填河造地，打造丰产田和吨粮田。不满单一农业的微薄收入，也会私下悄悄地种瓜植桑养蘑菇，还请了上海、无锡老师傅，添置精密小车床，搞起了磨具加工。不多时砖瓦厂、拉丝厂、五金磨具

有一段日子，我每年都要去几回锦溪，晚上在锦溪的一个小剧场演出，白天爱沿着镇上的河道曲曲弯弯地散步，在每座桥上停留顾盼，看“欸乃”地划过，有时走着走着，在一脉好水的诱导下一直走到了很远的乡下，那清粼粼的河水啊，已经连结着我的血脉，循环在我的体内，洗刷着我的身心。

更有缘的是，锦溪是我岳父的老家，于今还有着几门亲戚。曾经去镇上和乡间吃过几趟喜酒，甚还作为傧相去接过新嫁娘，亲历过古朴而充盈着情趣的水乡婚俗——乘着彩船在一片江南丝竹的伴奏下就在那一条条清粼粼的河道里巡游，坐在船头的一双新人微笑着挥手招呼，摇快船的舟子们有节奏的号子以及两岸看热闹的乡亲们的欢呼至今犹在耳畔回响……

岁月如梭，如今离锦溪远了，可锦溪和锦溪的清水一直深深定格在我的心中，时时映现在我的梦里，依稀就是故乡的情结。最近我又去了几次，庆幸还是当年的感觉，甚至胜于当年的感觉，镇变了，变得更加文气，活力迸发，清秀美丽。水还是当年的水，如处子的眸子，明洁而灵动。

·随笔·

听雨

□惠 宾

夜深人静，今年的第一场春雨如约而至。雨滴伴着微寒的春风拍打着阳台的玻璃窗，声音是那么的轻、那么的柔。这随风潜入夜的雨，又一次勾起了我听雨的兴趣。

雨，四季皆可听。春雨柔美、夏雨猛烈、秋雨淅沥、冬雨寒肃，而我最喜欢听的是春雨。

听雨，是我年轻时养成的一个爱好。记得有一年，一场春雨悄悄地在夜晚到访，第二天一早又无声无息地离去，给人以迷恋和向往的感觉。生产队里的老农告诉我：“这春雨细而密，既可以洗净麦苗上的尘土，又能让麦苗吸收必要的水分，返青拔节，健康成长，春雨贵如油的谚语就是这么来的。”我不禁想起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雨如诗，细腻而轻柔地开启了一个新的季节。大地在春雨的滋润下，似乎换上了一身新装，万物也因春雨的降临而复苏。雨水沿着屋檐滴落到地上，发出淅淅沥沥的声响，那是大地的乐章，是生命的交响。听着雨，读着诗，我品出了春雨给人们带来的期待和向往。

离开工作岗位三年多了，没有压力的生活自然一身轻松。每年立春后，我就期盼着春雨的到来。雨水过后的第一场雨，应该就可以称为春雨了吧？每当此时，我坐在书房，手捧一本闲书或是一杯清茶，静静地倾听窗外那轻柔的雨声，心中总会泛起无数的回忆。城市听雨与农村听雨有所不同，农村的环境相对寂静，春雨悄悄来临时，虽然是那么的轻、那么的柔，但你能听到她落在瓦片上、落在树叶上、落在窗台上的“簌簌”声，仿佛在你耳边低语着“我来了”，并在你脑海里描绘出一幅春和景明图。而在城市呢，由于环境嘈杂，春雨初至时，我往往并无察觉，直到被雨水滴落窗台的声音惊醒，才恍然：啊，她来了！雨滴在窗台上跳跃着，仿佛用歌唱、仿佛用舞蹈，传递着春的讯息。农村听雨听的是舒心和优美，城市听雨听的是欢快和激情。听雨中，我体会到了春雨的无私、春雨的优美，春雨的情怀。

听雨是人生雅事之一，也是日常的一种享受。我在听雨中得益成长，在听雨中享受生活，也在听雨中渐渐老去……

·生活秀·

卖花渔村

□过正刚

卖花渔村，在安徽歙县雄村镇，古时称洪川、梧村。后改洪岭村，但村民却一直称卖花渔村，想来是因为好听。试想，一个开满鲜花，且有渔船桨影的渔村，会多么美妙！

三月初，好友来电说要和女儿及同事一起去卖花渔村赏梅花，准备周五放学后乘高铁到黄山北站，再打车到歙县县城住夜，周日一早打车去卖花渔村，当天晚上回，“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想去可以一起走。就是双休人太多，不能直接进村，得排队两三个小时，乘接驳车进入。”

说实在的，这卖花渔村我先前压根没听说过，待上网一搜，顿时有了说走就走的冲动，但对我们退休者来说，大可不必人挤人，须避双休高峰。我静心盘算，网上只有县城住宿信息，但到卖花渔村还有16公里，打车也要近40分钟，公交得2个多小时，到达后还要排队，实在耗时。随即与当地文友联系，问他村里是否有民宿，直接住进村里，可以随时出门赏花看景，应是最优选择。文友很快发了两个民宿主人的电话号码给我。之后，订好民宿、买好高铁票，就心念着那卖花渔村了。

时过三天，中午时分，我和伙伴顺利入住村中民宿。饭后，也没午休，顺着溪水，迫不及待地融入游客大军。一条小溪流由南向北自村头沿山脚流到村尾，出水经过淪岭坞村至淪潭上村，流入新安江。

卖花渔村的洪姓是大族，约占整个村庄200多户人家的九成五。据当地资料，唐朝末年，为躲避战乱，宫廷工匠洪诚和洪诗兄弟迁居至此，并逐渐形成村落。而上了年岁的村民告诉我，村里还有个叫洪辉的，官至礼部尚书，从江苏盐城避难而来，先到绩溪，后到鲍家庄，可总觉得不够隐秘，最后来到这里定居。这些民间说法未必属实，但对我这不速之客来说，无疑多了些许新鲜感和神秘感。“今天你们去了毛家岭，就来不及去闻风亭了。”这位村民又指着村后山顶上的亭子说，“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村子的形状像条鱼，而且我们祖祖辈辈靠育花卖花为生，所以得名卖花渔村。”

按着路边的指示牌，我们去往毛家岭。顺着村道，挨着村

庄，拾级而上。岭不高，石径蜿蜒，一步一景，我们时不时停下“咔嚓”，唯恐漏了美景。登至岭顶俯视，从山谷到坡面，从坡面到岭顶，盛开的各色梅花，高低错落，极富质感，令人惊叹。

枕溪潺潺进入梦，一夜春雨润万物。翌日，天刚麻麻亮，想着要在雾气里看渔村，便快速起床，急急洗漱，带上相机，独上步步云梯。卖花渔村的晨雾很给力，用云蒸霞蔚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春阳初升，红梅隐现，云绕群山，杂树深绿，紫雾氤氲。登山至大半，整个渔村在雾气里显出的鱼形，愈加逼真，这般情境可遇而不可求。

卖花渔村未尽兴，留作来年再次赏。四面环山、风景优美的卖花渔村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前交通不便，出入是崎岖陡峭的山路，运输全靠人扛肩挑，生活的艰辛难以想象。如今，家家户户拥有大庭院，房前屋后全是造型奇特的梅花盆景。民宿主人告诉我，前些天他家两个大桩景就卖了2万多元。梅花盛开时节，村民都在自己家门口做起了生意。除了卖盆景，修剪下来的废弃花也成为他们的一个收入来源。一扎扎或排放门口，或搁于小匾箩，五元、十元地卖给游客。那些喜欢拍照、爱摆pose的女士，一手扫码，一手挑花，然后嬉笑着前往景点。

徽派盆景，始于南宋，盛于明清，而卖花渔村正是徽派盆景技艺发源地。改革开放后，卖花渔村的徽派盆景更是大放异彩。1987年中国花卉博览会上，该村展展的盆景荣获金奖一枚；1991年第二届中国梅花蜡梅展览暨首届西湖梅花节上，荣获金奖7枚、银奖13枚；在此后的数届全国“二梅”展览中也频频获奖。近年来，卖花渔村先后荣获全国生态文化村、安徽省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称号，并入选《2022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

入住村中，穿巷走弄间，明清建筑随处可见，尽管有的只剩断壁残垣，但听闻当地已有政府派驻工作组负责督查谋划，带领工匠对重点建筑进行抢救性保护。这是对历史的负责与敬畏，值得称颂！愿卖花渔村的路越走越宽广，村民的生活像花儿一样美好！